

乡土
风物

吕四银杏

□成惊涛

启东吕四古镇，相传因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曾四来此地而得名。吕四有三棵近千年的参天银杏树，至今枝繁叶茂，状如华盖。据说，这三棵树种，也是吕祖自终南山带来，随手撒在吕四，遂成今日之佳景。

相传两百余年前，出海渔民没有航标，从茫茫大海返回吕四渔港，全凭经验。有一年，狂风把其中的一艘渔船，刮到一座无人孤岛之畔。天昏昏，海茫茫，渔民们相拥而泣，不知如何是好。船老大带领大家，跪倒在船板，乞求苍天开眼，速来救助。话音刚落，一位慈眉善目的仙翁从天而降，指点迷津：“莫悲也莫哭，拧成劲一股，船行西北路，直奔银杏树！”渔民按仙翁所指方向，果然安全返港。从此，这三棵银杏树，就成了渔民返港时的主要标志。

阳春三月，翠绿悄悄地爬上了银杏树枝头。枝叶相交处，小芽儿醒了，始如蚂蚁，后如豆瓣，芽尖明润，鲜嫩娇艳。时间不长，整个枝丫上，蒙上了一层苍翠的绿纱，一把把叶扇，迎风招展。

夏季莅临，银杏树张开苍翠欲滴的枝叶，毫不犹豫地伸展，宽宽的，圆圆的，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恍若一柄遮天蔽日的巨大绿伞，为人间搭起了一个凉棚。棚内，老人们品茶、阅读、闲聊，抑或在棋盘上一决高下；顽童们则南追北逐，东躲西藏。时而几十个人，围着古银杏树，手拉着手，一起丈量着庞大的腰围。

初秋的银杏叶，随着秋风的光顾，慢慢由翠绿转黄，仲秋开始，变为黄绿，尤其到了深秋，满树尽披黄金甲，枝条上挂满了椭圆形、白中透着淡黄的、沉甸甸的果实。一片又一片银杏叶掉到地上，铺就一条厚厚的金色地毯。银杏树无论是叶还是果，都是珍贵的中药材。其叶含有大量的银杏黄酮、银杏苦内脂等提取物，具有活血化瘀、通络止痛、化浊降脂的作用。其果不仅有治疗哮喘等疾病的功效，还能做成一道佳肴。

隆冬来临，寒风呼啸，古银杏依然挺拔。树皮斑驳陆离，每一条伤痕，每一道印记里，都散发着坚毅与勇猛。粗壮、伟岸、赤褐色的枝丫直指苍穹，朔风怒号，她坦然面对。不屈抗争，是她不二选择。她顽强地把根系扎进冻土，让每一条根须伸向大地的深处，吮吮着母亲的乳汁，壮大自己，积攒能量。一场大雪飘过，她银装素裹，晶莹剔透，在冰天雪地里泰然自若，她以永恒的信念和矫健的身姿，绝对不动摇地等待着春的回归。

巍巍古银杏，刺破彩云巅。尽晓世上事，沧桑是瞬间。听涛歌浪啸千万回，阅衰落兴替百十代。我徘徊在古银杏树下，仔细欣赏她朴实的外表，其典雅大方的风度，高雅无瑕的品格，博览天地的胸怀，宠辱不惊的情操，坚贞高洁的风尚，玉骨冰清的神韵，谁能不为之动容？作为启东吕四人，有姿如凤舞、气似龙蟠的古银杏为伴，堪称幸运。



湖清如镜静无波

陆林

严父

□陈美琳

别的孩子攀在父亲脖子上骑马撒娇的年纪，我只敢远远地偷瞄一眼父亲的脸色，以此来判断他心情好坏以及今天会不会挨打。童年里对父亲的记忆，遥远而模糊，清晰的是那个三根钢筋焊接成的小板凳——我常常因为顽劣被父亲罚在那三根钢筋上跪几个小时，起来时膝盖上会有三道红印。父亲完全继承了爷爷的严厉和耿直，对我从没有宠溺，有的只是异常严格的管束。

那时候，我是多么向往邻居小朋友和爸爸之间的亲密无间，也曾怀疑过自己是不是捡来的孩子，对父亲既惧怕，但又渴望得到他的青睐。因此，小时候，我时时刻刻努力着，无论是学习还是干家务，样样拿得出手。

但父亲的严对我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利大于弊，他的严厉让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有着超乎同龄人的冷静和韧劲，有着清晰的是非观念和正直的人品，这些特点让我这个小草根能够在工作踏踏实实肯干、吃苦耐劳，一路走来也算平

顺妥当。

父亲的严和冷一直延续到我结婚。婚前，父亲认真地和我说：“结婚是大事，来不得一丝勉强，你如果觉得有勉强之处，现在说还来得及。”我诧异于父亲居然也有这般细腻的情感，隐隐感觉我们父女之情并不像我之前认为的那样冷漠。待到我的孩子降生，父亲粗大的手掌稳稳地抱着他，脸上满是喜爱和柔情，待孩子渐渐长大，他常常带着去各种地方，给他买各种好吃的。我不禁生出嫉妒，心里感慨，父亲应该给予我的童年都没有给我，而是给了我的孩子。

我的婚姻走过了波澜不惊的10多年，然后遭遇前夫两度出轨、家庭冷暴力以及许许多多无法对外言说的苦楚。2015年，我坚定地提出了离婚。一语既出，亲友哗然，都来劝我为了孩子不要离，然而我坚信“泪一旦流尽，只剩决心”。父亲年底从外地赶回，单独与我长谈，也是劝我多包容维持婚姻。大年三十那一天，他与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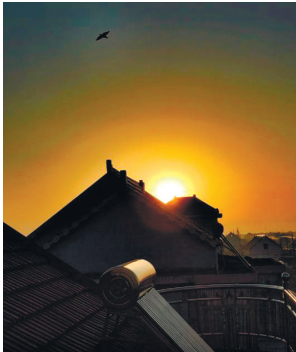
亲请了亲家公全家来吃饭，席间有意撮合。然而，当前夫说出连我生孩子时他交了1000元住院押金也要讨回等类似的7件事后，父亲沉默不语，再也没有说过劝我不离的话。那段晦暗的日子，在母亲的哭天抢地和亲情的无限质疑里，父亲的沉默给了我莫大的力量。我想，父亲冷淡的外表下藏着一颗通透细致的心，他从我的角度出发，在前夫振振有词的话语里感受和理解到了我的苦，即使背负世俗的眼光，他也不愿意女儿为了别人的面子再去继续过那样的生活。

此刻，我深深地理解了父亲。父亲并非母亲口中那个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也并非我童年记忆里那个难见笑容不敢亲近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父亲是家里的主心骨，他对事物的本质能一眼看穿，以一颗悲悯冷静的心面对世事的复杂，有一种超然的佛性。

20年前，对父亲是惹不起躲得起的敬而远之，现在父亲年近70，却实实在在地融进了我的心灵，20年前父亲对我的严教，成为20年后我用来抵挡生活之难的战甲。

玉兰
一瓣

芬芳
一叶



晨曲

沈媛媛



户口簿上的小康印记

□刘德昌

在我70年的人生旅途中，离开出生地在外工作生活已有整整60个年头，就其物资产权而言，老家对于我来说早已一无所有，如今属于我的只有一本农村居民户口簿。尽管登记在户口簿里的家庭成员只有我一人，但它却见证了一个大家庭四代人的人生变迁，镌刻上了小康之家、幸福生活的历史印记。

1977年初春，刚从部队退役的我，被安排在老家所在地的公社机关任新闻干事兼办公室秘书。根据我担任的职务和大军区荣誉称号获得者的身份，本人完全可以申报城镇户口，时称农转非。但年逾花甲的父亲对我说：“咱刘家祖宗八代都是农民，你虽然当了几年兵，但现在的工作仍在本乡本土，老家住在‘风水宝地’，户口何必农转非。”遵照老人的旨意，26岁的我心悦诚服地领取了一本农村居民户口簿。

父亲所说的风水宝地，就是我的老家所在地，它是闻名全县的粮棉双高产先进集体，号称“红旗大队”，江苏省政府颁发的奖状张挂在大队部，大队党支部书记出席过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并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受益于这些殊荣下的民生福利，父亲让我大哥上了大学当了医生入了党，资助原本为代课教师的二姐夫进修学习转为国家教师，把我送到部队当了6年侦察兵，不但加入了党组织而且还获得了南京军区“特等射手”的荣誉称号，退役后又当上了新闻记者。这些家事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个人和家庭的贫困或富有，与户口的属性不同没有必然的关联。后来的社会变化，也见证了这我一选择的准确性。

1983年，我因结婚成家而再度遇上了户口是否农转非的老问题。但那时老家的“红旗大队”改为行政村，村里调整产业结构办起了4个集体企业，诸多农户增加了收入，把草屋翻建了瓦房，把自行车换成机动车，把土布衣裳换成“的确良”，用本地产的玉米来兑换成大米，走上富起来的道路。就我的大家庭而言，翻建了新房，大嫂和我的3个姐妹，都进了乡村办企业成了领工资的农民工，年已30多岁的我，则与一个在上海从事个体经营的启东籍农家姑娘领取了结婚证。婚后，我的户口还是没有农转非，妻子则在娘家所在地单独领取了户口簿，在上海申领了暂住证。

此后，我聚焦农村改革勤奋笔耕，讴歌小康路上的新人新事新风貌，《夜访惠和》《省劳模的“合同纠纷等”》《惠和砖瓦厂张榜清退小费》等新闻作品分别获评南通市、江苏省年度优秀广播作品奖，《花甲老人喜捧“丰收杯”》《农民喜领土地使用证》等作品被《农民日报》《工人日报》全文刊发，尤其是录音报道《惠和文化中心红红火火》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专程前来视察，文化中心后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

1990年10月，我在被调入市委机关报工作的同时，有关部门又对我亮出了户口农转非的“绿灯”，但我坚持认为，社会发展已基本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格局，并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城乡居民之间也不再因为户口不同而存在利益关系上的鸿沟。

此后的30年里，尽管我的户口一直在原地踏步，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为我的本职工作和小康生活提供了广阔天地。我家在城里3次更换了住房，3次更换了轿车，小康生活越来越红火。我和老伴各自所有的两本农村居民户口簿，虽然已成了尘封已久的老物件，但它留下了我们这一小康之家幸福生活的历史印记。